

修志续谱的热心人

徐国平

“盛世修志，家兴续谱”是中华民族千年传统。修志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期许，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和传承，惠及千秋。续谱旨在搭建家庭脉络的桥梁，铭记祖先的英名伟业，传承和延续家族历史文化。不仅有助于提升家族的凝聚力，促进家庭间的互帮互助，而且在家族中收录的文献、人物传记、地情、历史事件等，也是地方志的重要补充部分，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地方志与家谱互用互补相得益彰，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委政府都十分重视志书的编撰出版工作，把它作为一项全方位、高层次、严要求的文史系统工程来抓，县以上都有志书出版，发挥了志书“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我的家乡西坞对修志工作比较重视。2002年11月《西坞镇志》(上部)问世，2010年12月《西坞街道志》出版。

《西坞镇志》(上部)是以民间修志人周维尧编写的《金溪乌志》为蓝本，整理补充后完稿的。周维尧(1913-1998)，西坞街道庙后周村人，曾任省诗词学会委员等职。

1983年春，已是古稀之年的周维尧发现西坞尚无志书，很多乡土史料如果不发掘、搜集和整理，将被历史长河所淹没，为此萌生了修一本地方志的念头。于是，他起早摸黑，走村入户，遍访长老智者，百问不厌，百听不厌，搜集乡土文献史料。对这些搜集到的资料，他惜如珍宝，制定篇目，撰写志稿，总纂编录，反复修改校正。为了给后人留下一本全

面翔实的“方志宝典”，他像苦行僧一样，如痴似醉，其“清苦、艰苦、辛苦”的程度不言而喻。

经过近五年的追根溯源、搜集积累资料，五个春秋的秉笔直书，一本资料丰富、内容详实、时间跨度大、存档参考价值高的《金溪乌志》终于在1995年完稿。内容包括历史沿革、自然环境、人口构成变化、农工商等，相当于一本“小而全”的百科全书。

因无付梓的经济能力，周维尧在临终前，将手稿托付给挚友郭烈烈，后此志稿在西坞镇领导的支持下，经整理补充，定名为《西坞镇志》(上部)，在2002年11月出版。

2006年3月，西坞街道办事处决定修编街道志，把修志任务交给了时年81岁、以文史写作见长的郭烈烈和街道退休干部、76岁的郭烈烈，两位老人接过任务后，不辞辛劳，广泛搜集史料，栉风沐雨，足迹遍及街道各个村落。在编写过程中，发现资料不全或不实，又重去补充核实。为了将原始稿整理成文，郭烈烈重拾拼音，将字一个个输入电脑。从原始稿到分纂、总纂，各篇志稿的增删厘订，少则六七次，多则十余次。

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广征精编，5篇21章70余万字的《西坞街道志》即将完稿时，却出现了波折，志稿有可能暂时“存档”。经郭烈烈多次据理力争，得到了街道领导班子和当时市志办的支持，克服资金不足等困难，《西坞街道志》终于在2010年12月印刷出版。

笔者最近走访了年已99岁的郭烈烈先生，精神矍铄的郭先生对我说：“我是西坞人，对修编《西坞街道志》责无旁贷，所以我要据理力争。但愿此志书对社会有所帮助。更希望后继有人，接过我们的笔杆

子，继续写好西坞的历史。”

浙江人爱修家谱，据上海图书馆的统计数据，浙江省存世家谱数量居全国之首。重修家谱工作在浙江各地逐渐向规范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向发展，不少村子高薪聘请专职修谱师修谱。

发起修谱的村子，一般都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团队，号召力强；有热心人资助资金，有热心人积极奔走，做细致的具体工作，努力使家谱真实可靠，具有史料价值。

西坞村是西坞街道内规模最大的一个行政村，由庆南、桑园、西仲等9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现有在册村民2862户，6027人，其中郭姓是大姓，郭氏宗族700多年前从宁海迁入西坞，已历经20多世，繁衍万余人。据史料记载，郭姓从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开始修谱，直至2020年第九次修谱，时隔347年，源远流长。但因年代久远，且保管不妥，2020年这次修谱时存在基础不全等问题。修谱工作纷繁芜杂，尤其是在这样大的一个村子，修谱面临的困难较多。

我在西坞老家有不少亲友，说起前几年修家谱的事，大家都一致称赞郭国光和郭雪琴这两位尽心竭力的热心人。“要不是他们这样全身心投入，这样不遗余力为百姓做事情，村里的这次修谱不一定如此成功。”这是许多村民发自内心的赞誉。

郭国光原任西仲村党支部书记，从岗位上退下来后，因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办事认真负责，在2016年9月西坞成立百家姓进谱领导小组时，被推选为组长。郭国光不负众望，挑起了重担。他和领导小组成员一起，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在老族谱的基础上，对郭氏后裔世系进行了认真梳理、续填，整理出脉络清

晰、条理分明的世系、世录图表。经多次集体商议后，考虑到西坞郭氏宗族人口多，流动性大，修谱信息采集难度比较大，以小家谱的形式续修族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这种一家一户的家谱，既有世系、世录图表，又有房派、名尸、字辈、尸主、配偶、家庭地址、家人的出生时间、职称职位、学历学位、去世时间、墓地等内容，只要串起来就成族谱，村民都比较满意。

为了保证家谱的真实、准确和可靠性，郭国光登门入户，帮助村民认真填写家庭成员登记表，形成家谱初稿后，再核对修改……历经三个寒暑，终于修好了1500多户家谱。这期间，他究竟走了多少路，上门访问了多少家庭，熬了多少个夜，难以计算。

郭雪琴是区级机关退休干部，已过古稀之年的她，人老心不老，怀着对家乡挚热的情感，三年来，往返城区与西坞之间，不计报酬，为修谱出谋划策，进行业务指导。她翻阅郭氏家族残存的所有族谱和家谱，为了世系、世录的衔接，以保证史料的准确性，她费尽口舌到存有族谱残本的宗亲家中借阅，即使碰钉子也坚持商借。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得到了宗亲的共同配合，健全了历史资料。西坞除郭氏大姓外，还有张、王、李等10余个姓氏要编家谱，郭雪琴就陪同他们到宁波天一阁追根溯源，寻找自己的“祖宗”，然后像郭氏家谱一样精心编写。

史志、家谱中包含着很多优秀传统文化，有重要的承前启后、存史、资政等作用，除了强有力的领导外，还需要热心人士发扬奉献精神、为民办实事。“山中清泉涌，饮水思源深”，我们不会忘记这些根本追远、勇于奉献的热心人。

裴国松

宋代雪窦资圣禅寺高僧辈出，对于南宋住持偃溪广闻禅师，我以往仅知他在雪窦山山口兴建了一座御书亭，近来对他有了新的认知。

释广闻(1189-1263)，号偃溪，宋理宗赐其号为佛智禅师，俗姓林，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是南宋高僧、诗僧，曾二度请益浙翁如琰禅师于天童、径山，为临济宗十五世，浙翁如琰禅师之法嗣。

纵观广闻禅师立身行道的一生，他的住持生涯起步于奉化一座不太知名的禅寺，晚年扬名于当时“五山十刹”之首的余杭径山。他历任庆元府(宁波)显应山净慈禅寺、庆元府香山(达蓬山)智度禅寺及万寿禅寺、应梦山雪窦资圣禅寺、育王山广利禅寺、净慈报恩光孝禅寺、景德灵隐禅寺、径山兴圣万寿禅寺等八山。弟子称他“八坐道场，学者奔赴”。

南宋中日佛教交流频繁，大量的中国禅画作品从浙江临安府(杭州)和庆元府(宁波)等地流入日本。日本京都右京妙心寺，就藏有一幅南宋李确绘画、偃溪广闻禅师题赞的《布袋图》。此画高105.4厘米、宽32.4厘米，现列入日本“重要文化财”。

李确为南宋理宗时期的画家，他善画人物、山水，曾向著名画家梁楷学习白描。李确的这幅写意画，构图为布袋和尚后侧身影。但见布袋和尚笑容盈盈、袒胸露腹，左手抚腹仰天大笑，右手拖着他的布袋。画面上方有偃溪广闻题赞：“荡荡行，波波走。到处去来，多少漏逗。瑶楼阁前，善财去后。草青青处，还知否？住径山偃溪广闻。”

据人文学者李宜蓁研究，如果说广闻禅师题赞的前两句是针对画中布袋和尚左姿延伸的描述，那么后一句则与布袋作为弥勒化身的身份有关。《华严经》载，善财童子为求得佛法，曾行“五十三参”，其中一位被参拜对象就是居住在楼阁里的弥勒。广闻禅师题赞中“瑶楼阁前，善财去后”云云，显然便是从中产生的联想。

重新认知广闻禅师的过程中，我发现：因为他先后住持过庆元府、临安府的两座“净慈寺”，后世很多学人认定不周，只草率地记述名气更大的临安净慈寺，而擅改“八山”为“七山”；要么名为“八山”，列举时却遗漏了庆元府的净慈寺。经我多方考订，那个南宋庆元府显应山净慈禅寺，就是当今奉化溪口镇“剡源四曲”柏坑的净慈寺！南宋四明学派“淳熙四先生”之一沈焕的柏坑净慈寺碑文，还有南宋著名诗人、柏坑邻村三石村人陈著《重修净慈寺记》，其上都写到柏坑净慈寺“山灵加惠一方”“山君发灵”，为明、越、台三州民众“邀福之地”。我想这不正是庆元府的“显应山”吗？这与南宋先人将雪窦山称之“应梦山”如出一辙，都是富有褒扬意味的别称。最终，查到陈著次子陈沆《剡源九曲图记》和清代《剡源乡志》有关柏坑的记述，自己的这个猜想得到完全证实：“其上则有莲叶峰，有宝坊曰净慈……偃溪住山时，尝立郑忠定(南宋丞相郑清之)公祠。”

南宋淳祐五年(1245)，雪窦虚席，广闻禅师经荐来寺住持。这一年，宋理宗为纪念先祖宋仁宗梦游雪窦之事，追书“应梦名山”四字颁赐雪窦寺。翌年四月，广闻禅师为将皇帝御书传示千古，特在寺南的山口筑亭勒碑，供人观瞻。御碑正面刻“应梦名山”四字，背面刻广闻撰写的《应梦山山记》。此亭屡毁屡建，而宋理宗御书和广闻碑记却一直遗存至今。

作为诗僧的一面，广闻禅师有一百四十余首偈颂被《续藏经》《全宋诗》等收录。《全宋诗》就有一首他的杂言诗《布袋像赞》：牙关咬定，行又行不上。布袋紧紧，放又放不下。知他里许，有甚兜率内院底。十字街头，辽天索价。

我想，正是因为先后住持过奉化境内的净慈寺、雪窦寺，广闻禅师对奉化布袋和尚才会产生殊深的感情，以至于晚年身在径山，遇见画家们的《布袋图》，仍每每题赞而乐此不疲！

南宋淳祐八年(1248)，广闻禅师移住育王山广利禅寺。作别雪窦山之前，他赋偈颂一首《赴育王辞众》：飞雪亭前水，妙高声顶云。云有出山势，水无投涧声。

在秋天的小村读一本诗刊
(外一首)

原杰

门前有水
一丛翠竹遮住了村庄
村前拐过一道又一道弯
最后一道弯
连接一个叫现代的地方
斜倚桥栏
一本诗刊摊在石凳上

石凳上的诗刊还飘着墨香

一行行一首首翻阅
草堆 风车 打谷场
如同穿越阡陌村庄
照亮诗句
一片余晖洒落在诗句上
什么时候桥下响起捣杵声
鸡羊已围在边上
一阵风吹过诗刊
吹到
比诗意更清凉温馨的远方

树林中传来阵阵乐曲声

树林中不见一个人
却传来广播乐曲声
一阵高过一阵
场景自然融洽
肯定存在默契互动

再看这些树高矮老少
都像有眼睛耳朵
表情姿势自然生动

也有低调内敛
在私下悉悉索索议论
想想一群树伫立在那儿
无法确定它懂或者不懂
但可不假思索确定
如果一阵秋雨袭来
它们不会一哄而散走人

云端草原

韩晓霞 摄



三味夜话⑩

食欲与女性叙事

杨洁波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新鲜出炉，出生于1970年的韩国女作家韩江凭借《素食者》《白》等作品获奖。10月的三味文学沙龙，我们讨论了《素食者》和另一部体现女性生存境遇的日本小说《栖山小调考》。

《素食者》首次出版于2007年，讲述了女主人公英惠在一场噩梦中决定成为素食者的故事。小说分《素食者》《胎记》《树火》三个章节，分别从丈夫、姐夫、姐姐三个视角展开故事，中间又以意识流形态穿插了英惠的内心独白。作为一名受过教育的现代女性，英惠相貌平平，沉默寡言，没有特殊才能。她的原生家庭里有暴戾的父亲，有掌控欲强的母亲；

婚姻中有对她毫无感情纯粹把她当工具人的丈夫。她的自我被压抑，她的声音被埋没，她的行动被掌控。直到有一天，英惠开始反抗，抗拒穿内衣、抗拒吃肉、抗拒进食，她用一系列非暴力的反抗，面对来自家庭和社会无处不在的无形暴力。作为女性作家，韩江深刻展现了女性在传统与自我之间的挣扎与觉醒。英惠拒绝吃肉的行为，不仅让我们想起鲁迅《狂人日记》中对于“吃人”的控诉，也让人联想到萨特《恶心》中对于荒诞现实的生理性厌恶。《素食者》不仅是对饮食习惯的颠覆，更是对家庭和社会强加于女性的角色与期望的反抗。这一反抗不仅是对个体自由的追求，更是对女性群体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它所呼吁的是全社会对女性多元选择的尊重与理解。

《栖山小调考》是日本作家深泽七郎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56年，讲述了一个极度贫穷和闭塞的小山村中的习俗：老人年满70岁就要被送上栖山遗弃。主人公阿铃婆即将年满70岁，在上栖山之前，她给丧偶的儿子续了弦，又将捉鱼的生存技能传授给儿媳。小说结尾，她被儿子背上栖山，端坐在遍地尸骨和皑皑白雪中坦然面对死亡。这是一个与传统“孝道”背道而驰的故事，却极其真实地反映了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道德的颠覆和人性的扭曲，展现了人类为了种群的繁衍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的痛苦取舍。贫瘠的土地，微薄的收成，饥饿的阴影无处不在，食物成了维系生存的重中之重。而阿铃婆作为被生存法则抛弃的老人之一，主动选择饥饿，走向栖山，把生存的机会留给下一代

人。这个形象不仅体现了大地之母一般的光辉，更展现出了人性的坚忍与深邃。

《栖山小调考》曾两次被搬上大银幕。其中，由今村昌平导演的1983版《栖山节考》曾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素食者》和《栖山小调考》两部小说出自不同年代、国籍、性别的两位作家之手，却不约而同地选取了女性作为主人公，通过她们的命运来反映人的生存困境。有意思的是，在遥远的饥饿年代，女性用放弃食欲(生存机会)来延续传统。在物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女性用拒绝食欲(社会规训)来反抗传统。上山的阿铃婆和下山的英惠擦肩而过，一定能从对方的脸上看到自己的面孔。